

告別的旅次

端端

衆裏尋她千百度，驀然回首，伊人正在燈火闌珊處。

夜半去接妳，無端的志忑湧起。

凌晨三時，火車站裏倦累的旅者中，切急枯尋著，記憶深處，短髮灑脫，一個嬌小的身影。

出口處，固執的盼過過三班列車而後；一身疲憊，滿心悵然落寞地走在小城曠無寂靜的小路上

。回了家；在那盞執守了一夜猶亮著的燈下睡去。

清晨六時半，駭然驚夢於電話鈴聲的催促，「我來了！」妳說。

錯誤的揣度，莽撞的覓尋，那遲來的夜車也當嘲弄我的了了，倉皇的凌遲。

面對時，昔日的容顏依舊，而此心呢？一年半五百多個日子的聯綴與惦念的交錯，織成的又該

是如何不堪回頭的記憶？

棄一切的猶豫于月台上，我們望向山行！！

這一路的擺渡，向千山向萬水，有緣與無緣。

季節選在寥落的淡季，清冷的暮秋。沒有觀光客的喧擾，坐對的是拙樸的山中人與窗外迭換不時的山色。四節玩具似的紅色小車廂，加上一個在後面賣力推著喘吁吁的火車頭。

「設若我們是在山窮水盡的雲止處下望，這一抹燦紅與群山碧綠的色澤，想必調和得貼切極了。」妳說。

車便如此在山中轉繞，於纖瘦的窄軌上盪搖著，節奏的撞擊聲，山旅者的笑語，多少歲月的流逝，都已是山谷不絕的傳響，而渾融成這山巒的一部分。不知覺裏，車子已漸拔高，更不知山已深幾重！驀然，闖入了第一道山洞，很深很長，端的是駭然與訝異。轟隆聲外，眾人默默。陡地昇起的，竟是對那盞黯黃的燈一般無名的感激。

我們只是漆黑裏向前奔突的宿命一列。

車離山洞時的心情，亦是無名，對那份奇特的衝擊似乎猶存依戀。

而車仍蜿蜿蜒蜒，賣力的爬昇著。山洞復山洞，雲兀自起落於萬嶂峯頂。

一路上，趴在車窗上，淺淺談著。望向那山陵，望向蒼茫萬頃，妳總是不肯錯過任何一個角度的觀照，而我祇是沈吟端詳，活潑跳躍而又冷漠沈思如此切近而又陌生的妳，唉！怎麼說？

冷不防，又是一陣黝暗覆來，車子又行入一座山洞。

雲冷霧冷，山老泉深，我們已是一幅山水潑墨。

放下行囊，步出青年活動中心，依著石級走下，我們幾乎是迫不及待的投入一片直立挺拔指向雲天蔭鬱的杉木林中。

「樹猶如此，人何以堪？」立於一堵青苔爬滿，已折損腐朽而猶糾結纏綿的古木幹前，我低

低的唸著。而妳自願地在樹洞中上下鑽著，稚氣的喜悅閃耀在妳眼中。「上次去太平山，還有蹦蹦車、流籠頭，好好玩哦！」妳說，我笑著點了點頭。

晚鐘聲委婉的盪過原始林傳來，我們向鐘聲裏尋去。慈雲寺前，無際莽蒼的迷濛憑繞在羅列森嚴的柳杉上。面對此，那多感的心靈終於寫在妳皎潔的臉上，冷冷佇立，凝注的目光，止在這寬廣山谷的盡處。

許久！妳緩緩的回過頭注視著我，我輕輕的點了下頭，我懂。所謂相知原不過是心靈交會時的光閃一點。

此時不應有語，我們已是山水已是雲樹。

敬禮！神木，您的名字是崢嶸

一道淒寂冷落小徑曲折的引領，悄悄的伏筆。赫然矗立在前的，是您神木。三千年的滄桑豈是那一斧雷劈所能道盡，兀傲仍寫在您光榮的額際，枯硬的枝桠猶奮臂舉向青空，昂揚站著一如萬箭加身不屈不悔楚臣漢將悲壯不倒的立姿。

雲將暮色重重的自樹端壓了下來。一陣寒涼襲來，怔忡驚覺自妳「虞美人」古調一闕的吟哦。

第二度的怔忡，醉於妳專注的神態與清絕婉轉的抑揚。春花秋月循復年年，而往事堪知多少？朱顏改時，髮白鬢成霜！石級應猶在，神木應猶在，只是啊只是，這一曲詞牌，該都已物是人

非，逐水東流去——

碧水千尋，臨江謁水，那一瓢堪你記取？

那一泓碧綠的滄藍是在錯愕中映入眼簾的，是否潭面上拂來寒凜的冷霧也是那一對姊妹淒迷的故事寫就的？

水波不興，潭面無痕，恁是一瀉小溪清淺的流逝，我們是摒息佇立的謁臨人。

妳再度回首望著我，虔誠的說「真的，我能參透利那即是永恒。」依然，我默默的點了點頭。千山萬嶂裡，能俯仰這一水澄澈，言語已是多餘。許久許久，我們忘神的坐著在湖心雅緻的唐式茅草亭裏，任這鍾靈秀億萬年的氣蘊，盈滿心湖。竟惦記起那疏放率性的蘇東坡與斗酒水月的李白；長劍的期予，杯酒的對酌與琴箏的相知該是如何的沉味？

「明暹日月、暗暹虛空，不汝還者，非汝而誰？」——楞嚴八還義

山中深夜，我們冷冷的執守。手冷脚冷心熱。

此際當有一根煙冷靜的燃著，一首歌低低的竄起。

而後來呢？那曲「水調歌頭」是瘡痍的頓在：

「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」

「這一次來，是想結束一段感情，開始另一段感情。」妳說：「也許是命定的，我必須有所追尋，也不得不有所捨棄」

「都一年半了吧？上一次的聚首。」「嗯！」「仍固持於妳的理念，這也就是我激賞妳的地方！而一生一世的無悔，也是一份最美麗的固執。」

每一次的長談，都是坦盪心胸的暢然。一如那一次北行的深夜，執持著電話聽筒，直到更深人寂，耳根發痛的快意；而這是最後一次的夜談了。

敢於割捨，才會勇於面對大孤獨大寂寞，畢竟還有許多事情等著我們去完成。就像誰說的：

「爲走下這更長更遠的路，求取那萬古不廢的泉聲」

這一夜的星光之後，是天南地北向前的馳行。

互道晚安時，那輪明月似乎更清麗些——

人生到處知何似，應是飛鴻踏雪泥，泥上偶爾留指爪，鴻飛那復計東西——蘇軾

伴著十二名登山者歡愉的邂逅與豪邁不羈的放歌裏，我們緩緩嚮回。却顧來時路，會是一道一生銘於記憶的璀璨。記取交會時，我們會互放的光亮，足矣！

在此，我們分手了。擺渡的舟，搖向兩頭。

只要最後的目標是一樣的高，一樣的遠大，此後的道途崎嶇艱難如何也就不足畏怯了。而所謂戀情祇是輕煙一縷中的寒鴉點點——

完稿于9月14日夜

(第二十七期)